



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孙中山先生(三联画)(布面油画 190×410cm 2011)

在郑板桥看来,好的作品不仅有笔法的定则,而且有法外的妙趣。戴士和绘画的生趣,正体现在他对法则的坚守与破坏之间的适度把握上。戴士和通过法外之趣的追求,不仅要让我们看到他所画对象的生机活态,而且要让我们看到他绘画过程的一气贯通。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戴士和用他的绘画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世界:它既不同于我们亲眼所见的现实世界,也不同于艺术家为我们讲述的语言世界。眼见的现实世界缺乏语言,讲述的语言世界限于语言,只有借助语言并超越

语言的世界才是艺术世界。因为它超越语言,艺术世界永远是在创作过程中敞开的惟一世界,包括艺术家自己在内都无法重复,更无法由他人来捉刀模仿。戴士和在画面上直接留下的,就是那些无法重复的绘画痕迹,这些痕迹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从中又能够看到图像的生动呈现,通过图像的生动呈现看到自然背后的精神。用郑板桥的术语来说,在戴士和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手中之竹、胸中之竹和眼中之竹之间的相互牵掣和发明。

——彭 锋

新作
赏评

中国国家画院扶贫基金启动暨首场募捐笔会在国家画院举行



9月23日,“中国国家画院扶贫基金启动暨首场募捐笔会”在国家画院举行。国家画院在致力于当代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社会公益事业,经常组织画家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国国家画院扶贫基金”的启动,是国家画院坚持一贯的公益主张,面向全社会,对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因自然灾害需要援助的人们建立的“扶贫基金”,旨在使画院的公益行为常态化、制度化,减少中间环节更直接地服务社会,帮助最需要资助的人群,让一些弱势群体接受更好的教育、为社会服务。

在中国国家画院扶贫基金启动的同时,国家画院组织国画院、书法篆刻院书画家杨晓阳、卢禹舜、解永全、张晓凌、张江舟、赵卫、曾来德、纪连彬、梁占岩、舒建新、陈鹏、孔繁、邢少臣、王永亮、贾广健、林容生、王辅民、于文江、李晓军、胡宝利、魏广君、张公者等近30位艺术家现场举行笔会,并将此批创作的作品全部捐赠给桑梓助学基金,用于社会慈善事业。

蔡国强用火药“写意”江南



9月22日下午,在浙江美术馆的下层式广场,针对将举办的展览《春》中最大幅的作品——高3米、长36米的火药草图长卷《观潮图》,当代艺术家蔡国强进行公开制作,邀请公众观摩,这是艺术家首次在大陆公开制作火药草图。

在蔡国强看来,他的火药创作并非一种行为艺术,而之所以邀请公众观看制作过程,是因为现代艺术需要与民众的互动。“在国外,以往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乐意邀请学生、民众来参与,这不光是一次艺术普及,更是艺术家与大众的对话,民众给予艺术作品的灵感,常常出乎意料。”

由浙江美术馆主办的蔡国强大型个展《春》将于明年4月来到杭州,为了本次展览,蔡国强专门创作了火药绘画10余件,这些作品都将在杭州本地“爆破”完成。9月中旬,蔡国强团队专门来到杭州进行作品创作。将于明年4月开展的《春》,无论是展览内容、创作题材,还是展品的制作过程,都回归到了一种中国传统文人雅士平和内敛的情怀之中。蔡国强通过火药在纸或丝绸上爆破的手法,以杭州山水、西湖美景、古代文人、诗词等为题,追寻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写意风格,和遨游天地大自然的飘逸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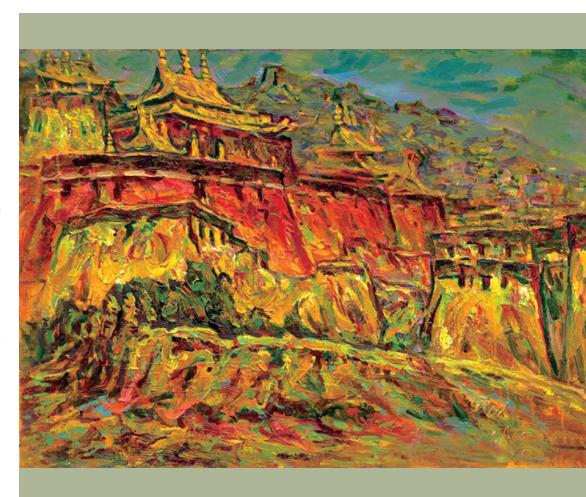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蔡国强以展览《农民达芬奇》呼应世博主题,探讨在物欲泛滥、追求功利、以科技发展为首的现代文明社会,不知如何降下的不仅仅是速度问题,因此也提出了“重要的不在飞起来”的反思。

现在蔡国强又即将通过一个全新展览《春》,延伸探讨当下社会议题——以放松的心态慢慢体味美好与追寻心灵的回归,以及现代科技、文明社会之中对喧扰的省思及离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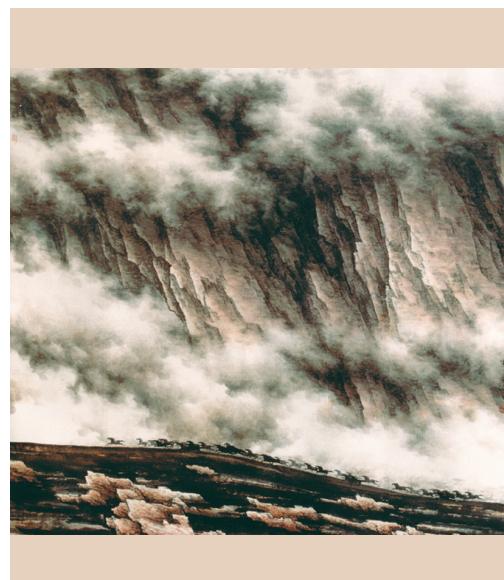
摄影:沈力

魅力西藏——当代油画家作品展

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西藏自治区美协协会主办,于9月17日到9月27日期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通过28位当代中青年画家的赴藏写生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今天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那是在接受了现代文明之后依然显现的淳朴、刚毅与勇敢的民族气质。他们笔下的山川,再度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在面对巍峨壮丽的青藏高原时的那种震撼与荡涤。如果说,内地画家的赴藏写生是从平原文化的视角去探寻高原文化的神奇魅力,那么,藏地画家则往往以内在精神的呈现作为其审美表达的出发点。他们的作品大多跳出了生活情境的再现性,而通过象征、表现、寓意来揭示他们的精神情感世界。展览展示了60年的时光飞驰给予那方净土带来的深刻的历史变迁,从而让我们感受到“魅力西藏”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与意义。



赵军安美术作品观摩研讨会



9月17日,军旅艺术家赵军安美术作品观摩研讨会上场画册首发式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美协、国家画院、部队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艺术家对赵军安的雕塑和国画等美术作品进行了观摩研讨,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赵军安毕业于哈尔滨艺术学院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为中国美协会员、中国长城画院院长、北京市城雕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军事历史馆国家高级美术师,大校军衔。他对雕塑、国画、书法、篆刻、诗词、摄影、宣传画、漫画等领域均有涉猎。

近年来他推出《春天》《擎天石》《胜利在握》《末日》《幽谷传声》《天山横云》等作品,并出版了《赵军安雕塑选》《赵军安画选》《中国实力派名家十杰赵军安画集》《中国实力派艺术名家赵军安美术作品集》等,博得了业界的赞誉。他善于在传统和西方雕塑绘画及其他姊妹艺术门类中吸取营养,认为艺术创作者大要有浩瀚壮阔撼天动地的气势,小者要有精巧独到妙不可言的情趣。美术家的职责不是走历史的覆辙,而是用塑刀和画笔去弥补历史的缺憾。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75周年,由红旗出版社、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专业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国长征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的刘建武书法展日前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举行。

刘建武书法展

刘建武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副主任编辑,中国书协会员。此次展出刘建武的近百幅书法作品,充分

表达了对党、对国家、对军队深厚感情和对三秦沃土的眷恋之心。所展书作主题突出、形式新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摘录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巨幅作品,受到观众和业界专家的高度赞扬。

□黄永玉

怎不忆江南

履生有那么精致的画作是我想不到的。

他那么忙,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满世界跑,几乎脚不点地地为公家的美术事业奔忙,真是有些人所谓的不辞辛劳,也不发怨言,一天一月一年地这么干,有条理,存耐心,真正是一个办事的公家人样子。

然后是编刊物杂志,写文章,关心朋友杂里古董的琐事……一个人发挥着几十个人的能量。我有时也想,我年轻时也不弱,也干好些公家的事,总觉得比不上他精确的质量,还有惊人的耐力。我不行,受不得委屈,不识大体,居然有时候会甩挑子不干!

我想,这应该是时代的进步吧!往日,老头子总认为尊严的壳顶上求不得东西的,这是种冒犯,永远是黄石公的地位,检鞋的当然是张良。黄石公本为秦汉时人,后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上。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一日,黄石公在圯上(圯,即桥)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即古书上说的纳履)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人,遂以《素书》相赠。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13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二书,盖为后人托名所作。年轻人永远只有检鞋的份儿,智慧总是牢牢掌握在老头子身上。

本老头毛病一身,只有个防身武器——“自知之明”保护自己,也敝姓黄,既是从来没有踢出鞋子让年轻人捡回来的想法,更何况手头上也没有那本今年轻人成为“王者师”的“太公兵法”后备本钱;心里还存了个小心眼,眼下鞋子那样贵,万一踢出了鞋子,贪心的小子捡了鞋子一溜烟跑了怎么办。虽然本老汉没有著论过任何一部治世经略,家藏鞋子倒是新旧旧十几双。检鞋的张良未遇,鞋子让小偷走倒是不止一次。没什么好说的了。老人不可能时常走动,这就需要好心的年轻朋友经常关心和提携,带来世界新消息、新知识。履生就是其中之一。一段时间没见就想念他,他有时在国外远的地方也打个电话告诉我几时回来。

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暗示我他是位画家。一些从事社会活动的年轻人偶尔业余画两三张画拿给我看的事也是有的,我小心翼翼地欣赏,说出其中让我快乐的地方,也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快乐……当履生前两年拿了一本册页摊在我面前时,我还以为他是为别人介绍,没想到是自己的作品。

我翻开三两页之后,肃穆起来,凝注揣测于他每一页构想过程,然后从头细细地温习,看了看他,意思几乎想说,难道这真是你画的?你怎么可能有这种安宁平静的心思?你有空画这种需要时间品味的画?

这类江南的画,早几年邓柯画过,那是江南暮春的情致,美丽、蕴藏,像苏州女孩子开心的灿烂笑容;杨明义后来对江南有了更广义的宣叙和抒发,有了雾,有了距离,有了某种诗词中“隔”的讲究;履生也是江南人,他引导人想一个又一个特写,请您进入一角窗口或一个灶房、一条弄堂,让您自觉是个主人而不是游客,让您玄想自小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念小学、中学,在这里成家,穿很朴素的衣服,家里有个乖女儿,在这里饱经忧伤,悼念往时难续的爱情和欠着难以报答的恩……他谨慎地用一种比倪云林还倪云林的淡远的笔墨小心地去引导您,让您像托尔斯泰的音乐定义“产生从未有过的回忆”。

跟着脚步以免提醒你,这需要多么精到的控制的功力!般若敬尊禅师有云:“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识,光动地,触处露现,实无丝头许法可作隔碍……”(五灯会元卷十)

看来这不仅仅是画的问题了,既有人的质量,也有书本的质量。和他一比我就显得是个十足的粗人、俗人;我静不下心,我凡心太重……

不过我也替他担心,他如此地关注社会工作,为大家奔走,又要办月刊,还要写理论文章,就很有可能成为“理论家”的危险!我这指的是“专一”的问题。譬如一个从事创作的绝不可不读书,但不要沉迷于书,尤其是系统的书,否则很有可能成为“学者”的危险一样。

履生的工作成就是无可非议的,画画的成就也是无可非议的,其间只站着一个莫名其妙的我,莫名其妙之极!

